

第二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间不长，长风很快就像第一次一样做出选择。

北州最北边的市县因煤成名，因煤跻身全国百强县，煤老板跟着煤价伏伏沉沉，据说到长安买房都是捎着买，指头所指处，要么买一层，要么买一栋，要么从一楼到顶楼的那一溜，长安人气愤无比的说：“房价就是让这些暴发户炒起来的，买的多还从不杀价，偏偏一倒手都赚了。”资金是逐利的，中美贸易战经济萧条，大把资金无处安放，煤老板的钱涌入股市、期市。满身铜臭的大老板满以为有钱就能光耀门楣、扬眉吐气，不想在一个个小干部跟前总是抬不起头，在当官的跟前不自觉地点头哈腰，似乎总低人一等，自己也明白有些事情、现在的所谓成就，被小干部拿捏的死的，除不了这些人的话，痛定思痛后大都把子弟送进公门里，不想让子弟也如自己一般低三下四，也便有仗势的了，还能借此把子弟管住，不会幸成挥霍无度的败家子，不怕走上吃喝嫖赌抽的歪门邪道。

长风第一次也是自认为仕途无望，退而求其次，赚点钱、有自己的说了算的地方，自己想法能实现，也不枉此生。其它的干不了，上班后天天下馆子，一来二去餐饮业熟的不能再熟。当时正是国家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，人们手里有钱了，八项规定还没出，单位还可以公款吃喝，餐饮业火爆异常。人们从吃面到吃炒菜，吃川菜到吃火锅，火锅迅速被全国人民接受，从川渝大跃进风靡全国。

长风选的就是火锅，男女老少兼宜、高低贵贱兼吃得起。准备加盟酸菜面开的川红火锅，地方都选好了，想着大干一番之时，工作有了变动，仕途看到希望，只能遗憾收场。之后，刘一手、小肥羊、八拖二才粉墨登场，一时间万人空巷排队送钱。酸菜面火锅口味一般，没一年就关了。

第二次同样的情况摆在面前，期货第一次爆仓后，长风消停了一段时间，快闲的发霉的时候，四少之一二戈找上让来。

二戈说：“我快40了，还是一般干部，想上没人不现实，上去最多是个副科，下属单位一把手不一定能轮上，与其一辈子把精力花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，还不如现在转型，做点生意，生活富裕些。四个人里，你算走的快的，如果有啥活，我可以出面干。”

长风说：“原来在县上最辉煌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人要一个工程，办一件事，就指盼着上个台阶，现在已经走背了，说了谁听，要工程工项目根本不可能了，清华那里我可以开口给你安顿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我一路走来，不愿开口跟人要这要那，做生意也是想自食其力，做个长久的，能实现自己想法的。如果你决定了经商，我们自己清清白白地干点事，你先找项目，我们商量着一起干。”

之后，二戈提出在肤施城开个凉串或者长安米皮店，依靠肤施城的人流赚钱。两人

到中心街考察了一圈，长风借出差，到重庆尝了冷串，看了价格。回来算了一账，门面太贵、加盟费太高，还得雇一个可靠的人经营，这个人最关键。

长风周围可靠的人，首先是云。想到此处，云的电话就过来了，曹操是不能说的。

“我怀孕了……”

“好事呀！你二婚，有了这个娃娃，就把后半生拴到这个娃娃身上了。两面的娃娃也因为这个孩子联在一起。”

“我不打算要。”

“为啥”

“我不确定是不是老汉的，跟你那次后，你让我吃药我忘记了，也是快倒霉了，觉得应该没事。回去只和老汉睡了一次，第二个月月经就没来。老汉也想要一个娃娃，结婚快两年了没反映，和你只一次就有了，多半是你的，所以这个娃娃不敢要呀。跟老汉栽树时认识结婚，就因为栽树卖苗子找你。我弟弟说，我的苗子卖不出去，还有谁的能卖你出去了。结果苗子倒是卖出去了，我却栽到你手里了，克星呀！”

二雄哥哥大雄办了个养鸡厂，长风两只三百元，趁云老汉不在的时候送了上去，做的炖在锅里，安顿云好好休养。

云坐在床上，围着头巾，裹着被子说：“因为把孩子打掉了，老汉跟她少短死人了。”

长风说：“我还安顿你吃药了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”

雇人的事就没法说了。当锅里鸡肉散发出诱人香气，云沉沉睡去，长风松开手，在云的头上摸了一下，悄然离去。